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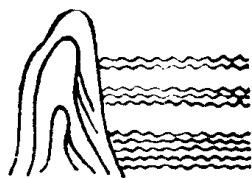


海经丛书

43

江山与美人

——民国传奇



山海经丛书之四十三

江山与美人

——民国传奇

本社选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朱承斌

插图 张为民

封面设计 邵秉坤



· 山海经丛书之四十三 ·

江山与美人

本社选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6.125 插页1 字数89000 印数00 061—131000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026-X/I-25

统一书号：10317·392 定价：1.00元

目 录

江山与美人 1

- 一、乡女好梦残
- 二、江山大计
- 三、名媛同游玄武湖
- 四、突破感情防线
- 五、为了江山爱美人
- 六、新娘笑靥旧妇泪
- 七、败将的殊遇
- 八、心病之除
- 九、美人又奈江山何

机毁弁山 44

- 一、惜别“暗夫人”
- 二、迷云叠叠
- 三、清空世界之夜
- 四、女大学生的最后悲剧
- 五、两个凑死鬼
- 六、新闻发布到此为止

截笠香港行 75

- 一、刺汪案发
- 二、受命追缉王亚樵
- 三、游艇入境
- 四、对付不了洋警官

谍网迷阵

92

- 一、来客夜访范跛子
- 二、娇妾和护士
- 三、在325病房里
- 四、老板要回川
- 五、二十根金条的交易
- 六、003号专机爆炸
- 七、密电之失
- 八、讨印催命
- 九、如此好友
- 十、血泪洒江城

黄金荣恩弄阿德哥

156

- 一、无赖劫“财神”
- 二、大亨祸嫁人
- 三、司令成冤魂

出租汽车大王

178

- 一、野鸡车兜客
- 二、赚进大批雪佛兰
- 三、酒楼吃谈“龙虎斗”
- 四、戈尔特败北

江山与美人

李青葆

一、乡女好梦残

秀丽的瓯江流过丽水、青田，在丽水和青田之间，有一个不著名的集镇，叫高市。在这儿，曾经出过一位国民党的风云人物，他叫陈诚。

高市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山青水秀，景物宜人。这天正是阳春三月三，陈诚的妻子吴舜莲同往常一样，一早起来，就担水、烧饭、扫地，一连串的家务做好后，又提着篮子到溪边洗衣。她和陈诚结婚已经十年多了，除新婚外，一直是会少离多。这时，水面漂来一对白鹅，舜莲触景生情，看着看着，不觉潸然泪下……

不一会，婆婆出来帮她洗衣，一见舜莲眼

圈红红的，便伸手拉起她深情地说：“阿莲，你先去吃早饭吧！剩下的我来洗。你这样会把身体弄坏的。你不要难过，我去请人写信叫辞修回来。”

舜莲苦笑着，擦了擦带水的手，扶着陈母，说：“妈，你回去吧，一会就洗好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舜莲的父亲吴喜善从石子路上走来。见婆媳都在这里，就说：“恭喜亲家母，辞修升大官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爹，”舜莲双手停住，吃惊地回过头来，“是他回来啦？”

“不，是你哥子漪来信告诉我的。辞修两年前就当陆军十一师中将师长兼南京警备司令，他成了蒋介石的大红人了！”

“是两年前……怪不得！”舜莲一听有如五雷轰顶。她双手按在膝盖上，慢慢地站起来。只觉眼前金星乱冒，一个踉跄，掉入水中。

照说，丈夫升了大官，本是喜事，而吴舜莲听了为什么却如丧考妣呢？事情还得从几年前舜莲受到一场爱情的折磨说起。

那是1925年5月下旬，陈诚奔父丧返回青田的时候。这天夜里，吴舜莲洗过浴，坐

在房中，等待着丈夫辞修的到来。年青夫妻，久别重逢，心中不免涌起许多美好的回忆：七年前的冬天，吴舜莲还只十八岁，当她被花轿抬进陈家的时候，心中又喜又怕。燕尔新婚，她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，对丈夫的信任。最难忘的是，蜜月中，夫妻同游石门洞。两人驾着小船，在碧玉般的瓯江里弯来弯去地划行。舜莲笑着问道：“阿修，为什么不一直往上划？”辞修深情地瞥了一眼妻子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高市到石门洞只五里水路，我嫌短，所以划‘之’字形，能使路变长点。”舜莲听了，心里一阵热辣辣的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。当时，陈诚还在杭州体专读书。舜莲试探道：“阿修，你是读书人，我不识字，以后你当了官，可不要忘了我。”“瓯江为证！只要瓯江水不干，我就永远爱你。”陈诚说罢，看看甜甜微笑着的舜莲，放下双桨，将她拥进怀里，让小船随水漂荡……

不知什么时候，船到石门洞。陈诚和舜莲弃舟登岸，携手向洞天深处行去。

“阿莲，你知道吗？这儿是明朝国师刘伯温隐居读书的地方。”

“听说过，都说他在这儿读书，有个狐狸

精化作美女，夜夜同他睡觉。是吗？”

陈诚笑起来：“不是狐狸精，是九天仙女下凡。仙女临走的时候，把一部天书赠给了他。传说刘基就凭这部天书，辅佐朱元璋打天下的。”

两人一边说，一边走，不觉到了洗银潭边。两人坐在夫妻岩上，仰望着飞瀑喷洒。突然，舜莲像想到了什么，说：“阿修，如果我也像九天仙女那样有本事，能给你一部天书多好。可惜我没有。”“傻姑娘，你善良、美丽，你就是我的‘九天仙女’！”

新婚的美景，一幕幕在舜莲的脑中掠过……忽然，房门被“砰”的一声推开，陈诚走了进来。现在，他穿件布军装，手臂上套着黑纱，面色蜡黄，神情倦怠。吴舜莲急忙站起，笑盈盈地端上一杯云雾香茶。陈诚一言不发，接过茶杯，呷了一口，摆到桌上，然后和衣躺倒在床上。舜莲乱了方寸，连忙上去替他解钮扣，脱衣裳，问道：“阿修，你太疲倦了，是吗？”陈诚“噢”了一声，把身子侧向里面。

这时的陈诚，还只是廖仲恺部下的一个炮兵营营长，但备受蒋介石对他的青睐。这几

年，他走南闯北，各种各样的时髦女郎，见到不少，而吴舜莲是个没有文化的乡村小脚女人，与自己的身分太不配了！这样的妻子，将来怎能带她出去在场面上应酬呢！如今，他对舜莲是越看越不顺眼，简直成为一个累赘。但他拗不过母亲的多次催促，还是进入了七年前的洞房。

吴舜莲躺在丈夫的身边，已觉事有蹊跷，但她还是以妻子的温情，来对待丈夫。睡了一会，她和过去一样，想把丈夫的手臂轻轻地扳过来，作为自己的枕头。可是办不到！只听得陈诚生硬地说：

“不行，手臂痛得很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弹片打伤的，没好。”陈诚的话又是冷冰冰的。

舜莲还是关心地说：“我来看看。”说着立即起来，要点灯看他的伤处。

“你有没有完？哼，我让你！”陈诚一下子跳下床，卷起一床被子睡到地板上。

这下，吴舜莲的头“嗡”的一声胀大了！这一夜，她未合一眼，辛酸的眼泪流湿了枕头。可是第二天天蒙蒙亮，她还同往常一样起

来烧早饭、扫地，然后打好洗脸水，轻轻地去叫丈夫起来。但是，她的真诚和善良并没使丈夫回心转意。陈诚一看是妻子叫他，生气地瞪了她一眼，然后从地板上跃起，卷起被子睡到床上去了。

一切的希望都破灭了。舜莲的眼中，这样的生何异于死！她慢慢地走近窗边的八仙桌，打开梳妆匣，拿镜子照了照脸容，又翻过镜看了看她和陈诚的结婚照，然后，环顾了房间的四周：这雕花床和大小箱柜，与自己冷冷清清地伴随了整整七年啊！她从衣柜中拿出一块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蓝色布料，放进婆婆的针线篮里，心中说：“婆婆，恕我不能亲手给你缝制新衣了！请原谅我这个苦命的媳妇吧！”然后，跑到厨房里，拿起那把老犍牙的菜刀，闭上眼，吃力地割自己咽喉。

陈诚听到厨房有异样的响声，像触电似的从床上蹦起，冲到厨房，只见舜莲仰躺在地上，喉管割了一个口子，血在喷流。陈诚慌了手脚，大叫道：“来人呀，救命，救命！”母亲听见，出了厢房，跑进厨房，边哭边呼唤着“阿莲”。昨天吊丧来不及回家的客人，也赶紧从楼上下来，挤满了厨房和舜莲的房间。

这时，天已大亮，高市的乡亲们带着同情、好奇的心情，把陈家宽敞的庭院占得无插针之地。他们各自猜测、议论着舜莲自杀的原因。

还是舜莲的父亲镇定，他亲自动手，从鸡颈上活剥下一层皮，贴在伤口上，才使呼吸重新进出鼻孔。

这时，吴舜莲还处于昏迷状态。陈诚在母亲的训斥和亲友的劝导下，雇了一只船，与赵志尧一起，把舜莲送往温州医院治疗。

陈诚心乱如麻，早知这样，昨晚就不那样对待她了。如今，母亲训斥，亲友指责，乡邻白眼，闹得满城风雨，影响极坏。他那瘦长而深沉的脸上，露出忏悔的神色。

舜莲终于治好伤回家了。陈诚为了弥补这次过失，不使母亲生气，便发电报向部队续假一个星期，在家陪伴妻子。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下去。

离别的那天早上，陈诚先到母亲房中请安，然后来见舜莲。他从军背包里掏出些钱递给舜莲，说：“阿莲，这次带钱不多，这点钱暂供你养伤，到部队后，再寄些给你。”舜莲接过钱，泪珠又从眼眶中滚落下来。她从箱中拿出一个用绿绸包着的東西塞给陈诚：“辞

修，这是我从娘家带来的一块铜洋钱，保存已多年了，现在给你。你若还记得我，就带在身边吧。”

原来，这个铜铸银元是舜莲从小把玩的心爱之物，长大后带到婆家，一直放在箱中。今天拿出来送给陈诚，只觉得这是自己自小喜爱的东西，使丈夫见到它等于见到自己。可陈诚却来不及细问，便把它塞进胸袋里，说声“保重”，便出房而去。

自此以后，陈诚就再也没回过青田老家。方才，吴舜莲忽然得到丈夫荣升大官的消息，猛忆前情，戏文里陈世美抛妻求荣的情节，就立刻出现在眼前，这怎不教她心惊肉跳，一下就昏晕过去啊！

舜莲被父亲吴喜善从潭中救起之后，坐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一边抽泣，一边埋怨父亲道：

“你把我嫁给他，他从来没把我带在身边，冷冷淡淡，还不如当初嫁个撑船人好。”

老父摸摸并不很长的胡子，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劝道：“谁料到他官升得这样快！只怨我们福薄。唉，苦麻籽只落苦麻园，哪有苦麻落花园？！”吴父是个精通世情的人，他明白：在那个时代，女儿与女婿是属于两个层次

的人，社会地位的悬殊，就会导致婚姻的破裂；作为一个平民，是无力阻止这种悲剧出现的……

这时，陈母端进两碗点心，笑着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难过，我辞修总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如果他真变了，我立即叫他解甲归田。”可陈母说这话时也不是不知道，如今能左右儿子的人，早已不是她了！

二、江山大计

晚霞染红了天边一角，给南京城一个高雅的公馆，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这是193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。蒋介石用过晚餐，斜躺在卧室的沙发上闭目养神。夫人宋美龄身着黑底白花旗袍，步进卧室，坐到蒋的身边，关切地问道：“达令，你现在在想什么呢？”

“我吗……”

“哎呀，你快说嘛！”

蒋介石终于睁开了眼，冷不防说了一句：“我想请你当个红娘。”

宋美龄被弄得莫名其妙：“当红娘？——你是在开玩笑吗？”

此时，蒋介石索性站了起来，笑着说：

“夫人，一点不开玩笑。这事我已经想得很久，我想给我的一个得力的部下，物色一个配偶……”

“你指的是谁？”

“辞修。”

“是陈诚？不过我听说他同一位苏州小姐正在热恋呢！”

“那小姐干什么的？什么学校毕业？出身如何？”

“听说是上海某工厂的工人，中学毕业，平民出身。”

“不行！”蒋介石说得很坚决，“这同青田婆有何区别？达令，我要你物色的人，不只是美貌有地位，而且要政治上得用。换句话说，是为了江山大计。你明白吗？”

蒋介石提出的所谓“江山大计”，这是有讲究的。原来在当时，他虽然已有第一、二、三、十四、廿一、廿二师及北伐后在广东成立的三十二军等嫡系部队，但他担心，这里面有半数掌握不稳，只有陈诚是他绝对信得过的人。他不但赞赏陈诚的军事才能，更相信陈诚对他的忠诚。有一件事，他永远不会忘记：在

“四·一二”事变前，有一天召见了陈诚，阐明形势对策，陈诚听了，“啪”一声站正，用坚决的口气说：“一切听总司令指挥！”

蒋介石微微一笑，又试探说：“不过……唔，如果我叫你立刻死，你也做得到吗？”

“绝对服从！刀山火海，万死不辞！”陈诚说得字正腔圆，斩钉截铁。

蒋介石从衣袋里拿出一枝美式微型手枪，当着陈诚的面把子弹推上膛，放在桌上，严肃地说：“现在，我命令你：立即用它自击！”

“是！”陈诚似乎未加思索，毅然举起手枪，对准自己的太阳穴，开了一枪。然而，陈诚却没有死，因为手枪里没有子弹。

蒋介石一见心花怒放，从陈诚手里夺过手枪，用浓重的乡音说：“这……这我是白相相，你为啥当真？”然后拍拍陈诚的肩膀，夸奖道：“哈，你真是我事业上的一名无畏勇士！”

就这样，陈诚在蒋介石的心目中，成为最信得过的人了。如今，为了进一步笼络陈诚，有必要再在婚姻大事上下下功夫。

宋美龄是个十分机灵的人，对丈夫方才说的“江山大计”哪有不明白的？她听后就笑着

说：“达令我懂！你是要你的辞修，也来个‘为了江山爱美人’，是吗？”

蒋介石抚掌大笑：“夫人讲得对极了！”

又饶有兴趣地说：“夫人，今天你我也何妨学学三国的周瑜和诸葛亮，各人各写一个人选的名字，看看究竟是谁？”

于是，二人各在纸上写下一个名字，握在手中。然后同坐在沙发上，放开手，把纸调换一看，蒋介石写的是“谭祥”二字。而宋美龄写的却是一首诗：

谭天说地腹满珠，

曼舞轻歌一美姝；

怡色怡声江南月，

好逮君子绘鸾图。

“好！知我者，夫人也！”蒋介石竖起大拇指说，“这首诗既写出了女子的非凡才貌，又暗藏了姑娘的芳名。把四句诗的头一个字取来，即是‘谭曼怡好’四字，真是妙不可言！”

原来那谭祥又名谭曼怡，湖南茶陵人，曾留学美国，与宋美龄同学。父亲谭延闿，也是党国重人，实力威望，远胜同僚。如今蒋介石摆出这步棋子，是想通过谭祥和陈诚的结合，来个一箭双雕：既能牢牢掌握住陈诚，又可拉